

# 《琼林宴》【前本】（一名：《问樵闹府·打棍出箱》）

## 主要角色

范仲禹：老生  
葛登云：净  
樵夫：丑  
葛虎：丑  
报禄甲：丑  
报禄乙：丑

## 情节

宋范仲禹应试至京，妻子失散，忧郁成疯，终日捉空喃喃，四处访寻。至山中，遇樵夫告知下落。方知妻已遭奸相某抢去，遂往相府索妻。奸相巧辩却之，且假作殷勤，款待留宿。席间灌之使醉。叫天演至此，唱“我本是一穷儒”一段原板，苍凉沉郁，如听伊凉古调，真足令人于邑三叹。而“棒打鸳鸯”一句，抑扬顿挫，曲折自然，尤有余音绕梁之致。夜分，奸相遣爪牙仆往杀之，不意反为朱衣神殛死。相得悉，即令众仆持棍打死范仲禹，匿之箱中，抛弃郊外。时范仲禹已大魁，榜发，报喜者偏觅状元爷不得，资斧且绝，至此，适见众抬箱至，遂出拦劫。不料箱中忽有人推而起，骤捉报喜者，状类疯人，报喜者大骇。既而知即偏寻不得之状元爷也，遂与俱去。

## 注释

此剧分《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四节，后本尚有《黑驴告状》、《包公下阴》、《借尸还阳》等数出，今不多演，时下所称全本者，即此前四出耳。此剧最为近时所喜听，与《空城计》、《卖马》等并见重于世，其故实叫天之魔力所左右之也。此剧惟叫天最为绝唱，而贵俊卿私塾谭派，亦颇得三昧。原剧本为范仲淹，考宋史范文正并无此段历史，大抵编剧者惜重其名故附会之耳，然未免唐突西施矣。按他剧本或作范仲禹，或者另系一人为演唱者传讹之耶。

## 根据《戏考》第三册整理

### 《问樵闹府》

#### 【第一场】

（土地上。）

土地（念） 天上白云本无根，又被清风引出来。  
（白） 我乃上方土地是也。今有范仲禹妻子孩儿有难，奉了玉帝敕旨，前去点化于他。待我变作樵夫模样，就此变来。

（土地下，樵夫上。）

樵夫（白） 缺少扁担，待我用拐杖变来。  
（念） 一变二变，扁担出现。

（樵夫变扁担。）

樵夫（白） 变好了。就此走走。  
（二黄原板） 天上星斗朗朗稀，  
休笑贫人穿破衣。  
山中树木有长短，  
河内荷花有高低。  
（白） 来此已是，待我用起功来。

（范仲禹上。）

范仲禹（白） 走吓！  
（二黄摇板） 山前山后俱找到，  
不见妻儿为哪条？  
（白） 卑人，府学生员范仲禹。今乃大比之年，进京赴试已举。行在南山之下，失落

妻室孩儿。是我在这山前山后，寻找半月有余，并无踪影。叫我哪里去寻，哪里去找？哦呵呀，看那旁有一樵哥，他必然知晓，待我向前问来。

啊，樵哥，你在此砍柴，可曾看见我的儿子？喂，你可曾看见？原来是个聋子，那厢去问。

啊，樵哥，你在此砍柴，可曾看见我的儿子？喂，你可曾看见？原来是个聋子。待我来吓他一吓。

喂，樵哥！

樵夫 (白) 喂！你这人好生无礼。这山上猛虎甚多，我这一斧将你劈死，还是你偿斧的命，斧偿你的命？

范仲禹 (白) 樵夫，你在山中砍柴，可曾看见我的儿子？

樵夫 (白) 喂！我在此砍柴，哪个看见你的儿子？还是个长子，还是个矮子，还是个胖子，哪、哪还是个瘦子？

范仲禹 (白) 此乃是前半月事情。

樵夫 (白) 前半月的事情？有的！

范仲禹 (白) 有的？有的？

樵夫 (白) 有的！有的！

范仲禹 (白) 有在哪里？

樵夫 (白) 壮士：前半月在这大路旁边，有一小孩童，是这样啼啼哭哭。从南山之上，下来一只猛虎，将那小孩童，是这样的吞在口内。

范仲禹 (白) 樵哥：前半月在这大路旁边，有一小孩童，是这样啼啼哭哭。从南山之上，下来一只猛虎，将那小孩童，是这样的吞在口内。樵哥，我的儿吓！

樵夫 (白) 不妨事，还有救。

范仲禹 (白) 还有救？

樵夫 (白) 有救！

范仲禹 (白) 救在哪里？

樵夫 (白) 壮士听了：我们这里有一个打虎的壮士，名叫陆来，见那猛虎口衔婴孩，赶上前去，将那猛虎三拳两足，将虎打走，将那小孩童是这样的背、背回家去。

范仲禹 (白) 樵哥：你们这里有一个打虎的壮士，名叫陆来，见那猛虎口衔婴孩，赶上前去，将那猛虎三拳两足，将虎打走，将那小孩童，是这样的背、背回家去。好了，我的儿子有了下落了！樵哥，我打搅了！

樵夫 (白) 岂敢！

范仲禹 (白) 告辞了！

樵夫 (白) 请！

范仲禹 (白) 我的儿子有了下落了，这就好了。

喂呀，且住！我的儿子有了下落，还有他儿子的娘呢！那樵哥知道我的儿子，必然知道我儿子他的娘，待我再去问来。

樵哥，你知道我的儿子，你可知道我儿子他的娘吓？真真是个聋子，那厢去问。

樵哥，你知道我的儿子，你可知道我儿子他的娘？真真是个聋子，待我再来吓他一吓。

喂！樵哥！

樵夫 (白) 喂！你怎么又来了？

范仲禹 (白) 啊！樵哥，你知道我的儿子，你可知道我儿子他的娘？

樵夫 (白) 哪个晓得你儿子的娘！

范仲禹 (白) 也是前半月的事情。

樵夫 (白) 也有的！

范仲禹 (白) 哦，有的？有的？

樵夫 (白) 有的！有的！

范仲禹 (白) 有在哪里？

樵夫 (白) 壮士听了：前半月在这大路旁边，有一个女娘行，是这样啼啼哭哭。我们这里有一告老太师，带领家上人等，游山玩景。见那女娘行生得几分姿色，吩咐家下人等，是这样的抢抢回家去。

范仲禹 (白) 樵哥，前半月在这大路旁边，有一个女娘行，是这样啼啼哭哭。我们这里有一告老太师，带领家上人等，游山玩景。见那女娘行生得几分姿色，吩咐家下人

等，是这样的抢抢回家去。哈哈，我的儿子的娘，也有了下落了！待我谢天谢地！

樵夫 (白) 暖吓且住！想那老太师，乃是个酒色之徒，只恐到了晚上，还要……

范仲禹 (白) 樵哥，坏了！

樵夫 (白) 坏了！

范仲禹 (白) 樵哥，那老贼姓甚名谁？

樵夫 (白) 这倒不能言讲吓！

范仲禹 (白) 怎么不能言讲？

樵夫 (白) 前者有一樵夫，提起他的名讳，送在有司衙门，责打四十大板，齐眉毛户，还要充军。

范仲禹 (白) 哪许大的罪过？

樵夫 (白) 这叫“做死不饶人”。

范仲禹 (白) 樵哥，你看这山中，就是你我二人，但讲何妨？

樵夫 (白) 讲得的？

范仲禹 (白) 讲得的！

樵夫 (白) 附耳上来。他叫葛登云。

范仲禹 (白) 他叫什么？

樵夫 (白) 哎，你是个聋子！

范仲禹 (白) 你是个哑子！他叫什么？

樵夫 (白) 他叫葛登云。

范仲禹 (白) 你是哑子！

樵夫 (白) 你是个聋子！

范仲禹 (白) 樵哥你高声些。

樵夫 (白) 他叫葛登云！

范仲禹 (白) 他住在何处？

樵夫 (白) 也罢！一不作，二不休，打蛇不死反成仇！你随我来，就在前面，八字粉墙，合脊门楼，两竖大旗杆，就是那贼的府门。

范仲禹 (白) 就在前面八字粉墙，合脊门楼，两竖大旗杆，就是那贼的府门！请！

樵夫 (白) 请！

(范仲禹下。)

樵夫 (白) 哎呀，且住！看他此去倘若对那老贼言讲，“山中樵夫讲的”，岂不连累这山中的樵夫？待我唤他转来，吩咐于他。

哎，壮士回来！

走远了！

范仲禹 (内白)

樵夫 (白) 哎，你回来，我有话对你讲呀！

(范仲禹上。)

范仲禹 (白) 樵哥，我去得好好，你唤我转来则甚？

樵夫 (白) 倘若那老太师问你，你说哪个对你言讲？

范仲禹 (白) 我瞒不了你，我就说：山中樵哥，对我言讲。

樵夫 (白) 拿话来还我！

范仲禹 (白) 话出如风，怎能还你？

樵夫 (白) 壮士：那老贼不问便罢；倘若问道，就说你亲眼得见。

范仲禹 (白) 樵哥：那老贼不问便罢；他若问道，就说我亲眼得见。

(范仲禹下。)

樵夫 (白) 好了，看他此去，他妻室孩儿，必然相见。待我回复玉帝使者。

(樵夫下。)

## 【第二场】

范仲禹 (内白) 走呀！

(范仲禹上。)

范仲禹 (二黄摇板) 暖暖我的妻儿呀！

(白) 我有事呀，暖，我有事呀！

(二黄摇板) 可恨奸贼礼不端，  
霸占民妻为哪般？  
分开大步往前闯，  
不觉来到贼的府门前！

(白) 来此已是！合脊门楼，八字粉墙，还有两竖大旗杆，想必就是此地。待我来叫门。  
呔，里面有人么？走出一个来！

(家院上。)

家院 (白) 哽哼！  
(念) 黄犬哇哇叫，何人来叫门？  
(白) 是哪一个？

范仲禹 (白) 你可姓葛？

家院 (白) 我姓葛。

(范仲禹打。)

家院 (白) 你怎么打起来了？

范仲禹 (白) 你可叫葛登云？

家院 (白) 我不叫葛登云！

范仲禹 (白) 打错了。那老贼可在里面？

家院 (白) 现在里面。

范仲禹 (白) 你把他与我牵了出来！

家院 (白) 请了出来？

范仲禹 (白) 牵了出来！

家院 (白) 哦，是是是。  
有请相爷！

(葛登云上，四青袍同上。)

葛登云 (念) 身为当朝首相，喜爱美貌娇娘。  
(白) 何事？

家院 (白) 有一疯汉，打上府门。

葛登云 (白) 待我出去看来。  
是哪一个？

范仲禹 (白) 啊，老太师你可好？

葛登云 (白) 我好。

范仲禹 (白) 你好贵相！

葛登云 (白) 台爱了。

范仲禹 (白) 你好福气！

葛登云 (白) 岂敢。

范仲禹 (白) 他好长的胡子！

(范仲禹打。)

葛登云 (白) 哇！胆大疯汉，为何打上我的府门？

范仲禹 (白) 呀呸！别人的妻子，你可以霸占得的，范大相公的妻子，也是你霸占得的么？  
今日还我妻子便罢，如若不然，呸！

(范仲禹打。)

葛登云 (白) 此话哪个对你讲的？

范仲禹 (白) 就是那山中的樵……

葛登云 (白) 将樵夫送在有司衙门责打四十大板！

范仲禹 (白) 樵哥，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你了。  
就是那山中的樵哥，对我讲的。难道有什么假的不成？

葛登云 (白) 范相公哪里知道，那山中樵夫，偷盗老夫的树木，将他送在有司衙门。

范仲禹 (白) 放屁！

葛登云 (白) 他在范大相公面前，搬动是非。

范仲禹 (白) 放狗屁！

葛登云 (白) 想老夫乃当朝首相，哪里无有三房四妾，也能霸占你的妻子？

范仲禹 (白) 真乃是臭而不可闻也！

葛登云 (白) 有道是：悖耳之言不可深信。你要再思再想。

范仲禹 (白) 哎呀，是吓！想他乃当朝首相，哪里无有三房四妾，也能霸占我的妻子？我误听了樵哥之言，打上人家的府门，这便如何是好？有了，待我向前赔礼。啊，老太师，卑人得罪，这厢赔礼！

葛登云 (白) 不知者不见罪。

范仲禹 (白) 告辞！

葛登云 (白) 哪里去？

范仲禹 (白) 去到山前山后，寻找我的妻室孩儿。

葛登云 (白) 且慢，今日天色已晚，就在我府中暂住一夜，明日差人寻找你的妻室孩儿就是。

范仲禹 (白) 萍水相逢，怎好打搅？

葛登云 (白) 五湖四海皆为朋友，这也无妨，请！  
(范仲禹进府。)

范仲禹 (白) 打搅了。

四青袍 (同白) 关头门。  
(众人同进府。)

四青袍 (同白) 关二门。

葛登云 (白) 请！

四青袍 (同白) 哦。

葛登云 (白) 看酒！  
(二黄原板) 太师府摆酒宴开怀畅饮，  
尊一声范相公细听分明：  
明日里差人去打听，  
管叫你妻子到来临。

范仲禹 (白) 哎。  
(二黄原板) 我本是一穷儒太烈性，  
打上了太师府门庭。

葛登云 (白) 请！  
(范仲禹、葛登云同吃酒。)

范仲禹 (二黄原板) 念卑人结发糟糠无有踪影，  
棒打鸳鸯两离分。

葛登云 (白) 请！  
(范仲禹、葛登云同吃酒。)

范仲禹 (二黄原板) 往日里饮酒酒不醉，  
(范仲禹吐。)

范仲禹 (二黄原板) 心中有事酒醉人。  
(白) 唔唔……

葛登云 (白) 搀至书房。  
(四青袍搀范仲禹同下。)

葛登云 (白) 来，传葛虎进见。

家院 (白) 葛虎进见。  
(葛虎上。)

葛虎 (念) 堂上一呼，阶下百诺。  
(白) 参见太师！

葛登云 (白) 罢了。

葛虎 (白) 唤小人进见，有何吩咐？

葛登云 (白) 老夫往日待你如何？

葛虎 (白) 待小人恩重如山。

葛登云 (白) 现有钢刀一把，去到书房，将范仲禹杀来见我。

葛虎 (白) 遵命！

葛登云 (白) 回来，有何为证？

葛虎 (白) 钢刀见血为证。

葛登云 (念) 葛虎此去莫追悔，

葛虎 (念) 准备钢刀见血归。

(葛虎下。)  
 葛登云 (白) 范仲禹，范仲禹！  
 (念) 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闯进来！  
 (葛登云下。)

## 《打棍出箱》

## 【第一场】

(杀神上，起霸。)  
 杀神 (念) 口似血盆眼似铃，南天门下我为尊。奉了玉旨牒文本，下凡搭救文曲星。  
 (白) 我乃杀神是也，今范仲禹有难，奉了玉帝敕旨，前去搭救，就此前往。  
 (杀神下。)

## 【第二场】

(家院上，打扫书房。)  
 家院 (白) 搀上来。  
 (四青袍搀范仲禹同上，进书房。四青袍、家院同下。)  
 范仲禹 (白) 啊，太师，卑人是吃不得了。哦呵呀，原来是座洁净的书房。哎，我误听了樵哥之言，打上了人家的府门，好个仁义太师，不见罪于我，方是这样的款待，真乃是难得。  
 (二黄平板) 听樵楼打罢了初更时分，  
 猛然想起小娇生。  
 我叫一声娇儿你来了吧，我的儿吓！  
 送儿到南学念一念书文，暖暖，念念书文。  
 (杀神上，亮架子。)  
 杀神 (白) 哽咳！  
 范仲禹 (白) 啊，这书房之中，为何这样阴风惨惨？  
 (二黄平板) 樵楼上打罢了二更尽，  
 猛然想起结发情。  
 我叫一声白氏妻来了吧，我的妻吓！  
 夫妻们相逢叙叙苦情，暖暖，叙叙苦情。  
 (杀神揪摔发。)  
 杀神 (白) 哽咳！  
 范仲禹 (白) 啊，这书房之中，为何这样鬼哭神嚎？范仲禹，范仲禹，只怕你的性命，难逃今晚！  
 (二黄平板) 三更三点白露忙，  
 怎不叫人泪两傍。  
 似风筝断去了无影的线，我的妻儿吓！  
 这才是无情棒打鸳鸯，暖暖，棒打鸳鸯。  
 (葛虎上。)  
 葛虎 (白) 范仲禹，范仲禹！  
 (念) 阎王叫你三更死，岂肯留你到五更！  
 (白) 看刀！  
 (杀神杀葛虎。杀神、范仲禹同亮架子。杀神下。家院上。)  
 家院 (白) 啊！何人将葛虎杀死？有请相爷。  
 (葛登云上，四青袍同上。)  
 葛登云 (白) 何事？  
 家院 (白) 不知和人将葛虎杀死。  
 葛登云 (白) 待我看来。将他搀起来。  
 范仲禹 (白) 好贼子呀！  
 (扑灯蛾) 贼子礼不端，礼不端！

强把民妻占！  
一家俱拆散，  
一同见当官！

葛登云（白）家将们，将大胆的疯汉乱棒打死！  
四青袍（同白）启相爷：将疯汉打死了。  
葛登云（白）来，将他拖至南楼。  
家院（白）且慢，他妻现在南楼，若是看见，那还了得？  
葛登云（白）依你之见。  
家院（白）后面现有木箱，将他装在里面，抬至荒郊，用火焚化，岂不是好？  
葛登云（白）好，抓下去。  
（四青袍抬范仲禹同下。）  
葛登云（念）要去心头恨，拔去眼中钉。  
（葛登云、家院同下。）

## 【第三场】

（报禄甲、报禄乙同上。）  
报禄甲（念）中状元扬名天下，  
报禄乙（念）琼林宴找也找不着他。  
报禄甲（白）什么找不着他？  
报禄乙（白）你我奉了相爷之命，寻找范仲禹。出来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着，岂不是找也找不着他？  
报禄甲（白）话虽如此，你我出来一个多月，盘缠俱已用尽，这怎么好？  
报禄乙（白）我倒有个主意了，你我在这大路旁边，有南来北往客人，搂头一杠子，将他打死，身上总有衣裳银钱，你我有钱用了。  
报禄甲（白）你我乃公门中的人，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报禄乙（白）你我就作这一回。  
报禄甲（白）好好，你我在此等候。  
四青袍（内同白）哦！  
（四青袍抬箱同上。报禄甲、报禄乙同打，四青袍同下。）  
报禄甲（白）这个主意到不错，咱们来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报禄乙（白）不要忙，里头东西拿出来不好分。我有个主意。  
报禄甲（白）你有什么主意？  
报禄乙（白）咱们两个人背手摸，谁摸着是谁的。  
报禄甲（白）好，咱们念两句好话。  
报禄乙（白）万事！  
报禄甲（白）亨通！  
报禄乙（白）诸事！  
报禄甲（白）如意！  
报禄乙（白）开箱！  
报禄甲（白）大吉！摸，摸，三次，调边摸。  
范仲禹（白）暖！  
报禄甲、报禄乙（同白）不好！  
范仲禹（二黄平板）在城隍庙内挂了号，  
（范仲禹出箱。）  
范仲禹（二黄平板）土地祠内领过了回文，暖，领过了回文！  
报禄甲（白）你认得他么？  
报禄乙（白）我不认得。  
报禄甲（白）这叫“海里奔”。  
报禄乙（白）我倒没有见过。  
报禄甲（白）我弄个你看看。  
（报禄甲作手势。）

范仲禹 (白) 你骂了我了!

报禄甲 (白) 谁骂你了?

范仲禹 (白) 你骂了我了!

(二黄平板) 你骂我是一个狂书生!

平白骂我所为何情? 暖, 所谓何情?

报禄乙 (白) 你为什么骂他?

报禄甲 (白) 我没有骂他!

报禄乙 (白) 你不懂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汗包”。

报禄甲 (白) 哦, 我倒没有见过。

报禄乙 (白) 我来弄个你看看。

(报禄乙作手势。)

范仲禹 (白) 你打了我了!

报禄乙 (白) 我没有打你!

范仲禹 (白) 你打了我了!

(二黄平板) 我和你一无冤来, 二无有仇恨,

为何打得我鲜血淋? 暖, 鲜血淋。

报禄甲 (白) 你为什么打他?

报禄乙 (白) 我没有打他!

报禄甲 (白) 我明白了, 不定被什么人打了, 得了疯病了。你我劝劝他就好了。

报禄乙 (白) 劝劝罢。

报禄甲 (二黄平板) 是何人将你的头打破?

报禄乙 (二黄平板) 你去寻找对头人, 暖, 对头人。

报禄甲 (白) 咱们劝劝他, 他就好了。

报禄乙 (白) 不错, 一劝他就好了。

(范仲禹作髓头。)

范仲禹 (白) 你是我的儿子。

报禄甲 (白) 谁是你的儿子?

范仲禹 (白) 你是我的儿子呀!

(二黄平板) 我叫一声范金儿来了罢, 我的儿吓!

送儿到南学念一念书文, 暖, 念念书文。

报禄乙 (白) 他是他的儿子?

报禄甲 (白) 他是他的儿子!

报禄乙 (白) 我明白了, 他的儿子不知被谁拐去了。

报禄甲 (白) 不错, 是的。

范仲禹 (白) 你是我的妻子。

报禄乙 (白) 谁是你的妻子?

范仲禹 (白) 你是我的妻子呀!

(二黄平板) 叫一声白氏妻你来了吧, 我的妻吓!

夫妻们相逢叙叙苦情, 暖, 叙叙苦情。

报禄甲 (白) 哦, 你是他的媳妇。

报禄乙 (白) 他是他的媳妇!

报禄甲 (白) 我明白了, 他的媳妇, 让人拐去了。咱们劝劝他就好了。

(二黄平板) 哪一个是你的亲生子?

报禄乙 (二黄平板) 哪一个是你的结发的人?

范仲禹 (二黄平板) 这才是清平世界, 朗朗乾坤,

霸占民妻所为何情?

报禄甲 (白) 你方才骂我是你的儿子, 拷你两记。

报禄乙 (白) 慢着! 他是他的儿子, 你要打他, 我要送你忤逆。摸摸他身上有东西没有。

(报禄甲、报禄乙同下。文昌、二童儿同上, 过场, 同下。)

范仲禹 (白) 且住。正在无计可施, 神圣的点化于我, 叫我上天作玉皇。

(三笑) 哈哈……

(范仲禹下。)

(完)